

# 論德國新納粹主義：發展和衝擊

楊洪茂  
傅裕雄

## 一、前　　言

- 一、前　　言
- 二、極右新納粹主義的歷史背景
- 三、德國統一後的極右新納粹運動
- 四、德國統一後極右新納粹興起的因素
- 五、極右新納粹對德國未來可能的衝擊
- 六、結　　論

(一九九一)九月十七日，德國統一不到一年，德東薩克森邦(Sachsen)的一個小城霍耶斯韋達(Hoyerswerda)爆發德國戰後第一次大規模仇外暴動。住在該地的七十幾名來自莫三比克、越南和南斯拉夫等國的客工和難民突然遭到一百多個新納粹份子( Neonazi )的襲擊。某些難民營的門窗被砸，難民被毆，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的威脅。當地警方由於無法壓制新納粹份子的囂張氣焰，只好把這些外國人送到別地安置。此一事件不僅在德國造成衝擊，亦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事隔不到一年，德東濱臨波羅的海的港埠羅斯托克(Rostock)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再度爆發長達五天之久的排外暴動，進而引發全德二十餘個城市連續的排外運動，久久無法休止。從一九九一年霍耶斯韋達暴動到摩倫鎮(Mölln)暴力事件，據估計至少有十六人喪生，二百多人受傷。<sup>①</sup>這種排外傾向令人聯想到納粹法西斯在一九三八年所發動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當時數以千計的納粹黨徒攻擊猶太人住家，並劫掠其家園及事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種族大屠殺

① *Ernestes Zeichen an der Wand*, *Der Spiegel* 36 / 1992, p. 28. *自立晚報*，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十版。

揭開序幕。

德國近來的右派極端主義及新納粹運動，以其規模不斷擴大而深具政治危險性。基於歷史教訓，歐美各國及德國政府本身均不敢掉以輕心，有識之士更不時為文討論，呼籲德國政府採取必要措施，消弭此一亂源。本文擬就極右新納粹主義之背景、原因、現況及可能之影響進行剖析，期能深入了解此一世人所關切的政治問題。德國報刊中，在報導近一、二年來的右派極端主義和新納粹運動時常用的字有「右派極端主義」（Rechtsextremismus）、「右派激進主義」（Rechtsradikalismus）和「新納粹主義」（Neonazismus），偶而也用「右派民粹主義」（Rechtspopulismus），其意義雖不盡相同，但所指涉的卻是同一種現象，亦即本文所要探討的，因此為求文字平順，若無特別說明，文中將以「極右新納粹」一詞概括所要探討的對象。

## 一、極右新納粹主義的歷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納粹黨（正式名稱為「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由於第二帝國崩潰和戰後盟軍的「非納粹化」（Denazisierung）政策而受到致命的打擊，<sup>②</sup>其重要幹部除自殺、逃匿外，紛紛遭牽涉國家的政府逮捕和審判，整個納粹組織可說已徹底瓦解。不過，「非納粹化」政策由於盟國各佔領區執行方式及政策目標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在蘇聯佔領區及後來的東德，「非納粹化」政策執行得最嚴格，凡與納粹有關的人、事、物都受到嚴厲的壓制。在德國共產黨（KPD）以「不只是希特勒必須為其對人類所犯下的罪行負責，凡在一九三一年自由選舉中不顧共產黨警告而投給希特勒的一千萬德國人也要負起罪責」為政策方針下，根據「新德國」（Neuen Deutschland）日報的記載，超過五十萬的納粹分子被解除公職或企業中的職務，超過三萬人被判死刑。<sup>③</sup>尤其是激烈的土地改革、充公及企業國有化等措施更是從根剷除納粹所能寄生的餘地。而在東德四十年的歷史中，納粹一直是碰觸不得的禁忌，任何人只要稍微觸犯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在西方盟國佔領區，非納粹化措施是過濾滿十八歲以上的德國人，把納粹分子從「同路人」到「元凶」分成六級進行清洗。據估計有超過五十萬人被調查，在被起訴的五千多人中，也有六百六十八人被判死刑。<sup>④</sup>但一般認為西方盟國這些措

② 所謂「非納粹化政策」，其內容其實包含了四個 D，即「非軍事化」（Demilitarierung）、「非納粹化」（Denazierung）、「非半爾特化」（Dekartellierung）及「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

③ Kleemann, Christoph, *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4) p. 83.

④ *Ibid.*, p. 79.

施並未達成所謂「社會淨化」的政策目標。相反的，非納粹化政策被諷刺為變成「同路人重建工廠」。許多應判刑者和投機分子被輕易放過，有些在第三帝國曾任要職的專家及技術官僚，甚至由於社會重建需要人才而重新被納入新政府體系中。因此，就戰後西德而言，雖說納粹還不致於借屍還魂，控制新政府，但大多數納粹份子未受到刻意的壓抑則是事實，也為日後新納粹活動留下了空間。就人類思想行為而言，政治團體固可以因潰散而一夕之間灰飛煙滅，但無形的政治理念則不易消失。東德建國後，正如前述，德共由於在納粹時代深受迫害而具有強烈的反法西斯意識，加上其共產專政理論的施行，因此納粹遺緒在東德可說消聲匿跡。一直到八〇年代後期才有少數的「光頭族」（Skinheads）出現。但這些「光頭族」雖然標榜納粹，但與其把他們歸入新納粹，不如說只是一些反體制的地下重金屬音樂迷。但在西德，情況則大不相同。

西德自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由於採行民主政治，因此納粹主義雖已被絕大多數人所唾棄，但延續納粹思想的團體卻仍得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進行活動，先後出現過的極右新納粹組織不知凡幾。這些組織和極左派政治團體一樣，一直是西德民主政治的隱憂。

西德最早的極右政治團體是一九四五成立的德國保守黨（Deutsche Konservative Partei），其次是「一九四六年的德國右翼黨」（DRP）。這兩黨在一九四九年第一屆西德聯邦議會選舉中，曾經聯手得到百分之一·八的選票。一九四九年以後，主要的極右派團體有由塔頓（Adolf von Thadden）領導的德意志帝國黨（Deutsche Reichspartei）和由雷梅爾（Otto Ernst Remer）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前者黨員約四千五百人，後者約有一萬人。這兩個政黨在一九五〇年及五一年的地方選舉中合計得到百分之三·七的選票，其中社會主義帝國黨在布來梅市議會中獲得百分之七·七選票，在下薩克森邦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更高達百分之十一。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失業率達百分之十一。<sup>⑤</sup>再次印證了失業與經濟問題是納粹滋長的溫床。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西德聯邦憲法法院因西德政府提出告訴而裁定社會主義帝國黨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一條，並下令該黨解散。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任何政黨，其宗旨或黨員之行為排斥或威脅到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危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存在，均屬違憲，其事實由聯邦憲法法院判定之。社會主義帝國黨因其宗旨深具納粹法西斯之反民主特性及黨內結構之獨裁傾向而遭禁止，創下西德憲政史上政黨被禁的首例，也顯示西德政府對納粹的死灰復燃深具戒心。

在社會主義帝國黨被禁以後，極右新納粹主義雖仍以各種小團體的方式繼續存在，並且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有些人數上的增長，但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則幾乎從政壇上消失。重要的政治團體只剩德意志帝國黨，該黨在一九六五年解散之前的各項選

<sup>⑤</sup> Rudzio, Wolfgang, *Das politische System der BRD*, (Leske Verlag, 1983), p. 115.

舉中，得票率很少超過百分之二，可說毫無影響力。<sup>⑥</sup>不過，德國社會並未從此就對極右新納粹主義具有免疫力。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六〇年間，因科隆（Köln）一間猶太會堂重新開放而導致在科隆及隨後擴及西德各地的反猶太族塗鴉浪潮（Antisemitische Schmierereien），即可證明。當時到處出現反猶太標語和各種納粹符號，尤以猶太墓園最嚴重。一些平時在政治光譜上即右傾的政治人物也不時發表推波助瀾的言論。雖然西德文化部曾藉機再次加強學校中的反納粹政治教育，但成果相當有限。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德國國家民主黨（NPD）的成立則標示著極右新納粹勢力的再度集結和展現其日增的政治影響力。

德國國家民主黨實際上是以德意志帝國黨及其領導人塔頓為核心的八十幾個極右新納粹團體的大結合，可說是社會主義帝國黨被禁後極右派的再出發。動員社會中的不滿力量是其首要目標。一九六五年該黨在聯邦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二，比德意志帝國黨在歷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增長不少，顯示極右派的整合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六七年塔頓利用一次黨內權力鬥爭進一步凝聚該黨力量，使黨員人數從一九六五年的一萬三千多人激增到三萬八千人。一九六九年聯邦議會選舉，德國國家民主黨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四·三，雖仍未能超過百分之五的門檻，但卻是歷次全國大選中，極右新納粹政黨得票率最高的一次，其主要原因可能與許多人不滿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的「大聯合內閣」和一九六八年激烈的左派學生運動有關。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間的地方選舉，該黨平均得票率更達百分之五·三，在黑森（Hessen）、巴伐利亞（Bayern）、萊茵發爾茲（Rheinland-Pfalz）、石勒（Schleswig-Holstein）、下薩克森（Niedersachsen）、布萊梅（Bremen）及巴沃（Baden-Württemberg）等十七個邦和市都跨過百分之五門檻而得以進入地方議會，其中巴沃邦的得票率更高達百分之九·八。<sup>⑦</sup>因此，從德國國家民主黨成立到一九六九年的全國大選，可說是戰後西德極右新納粹組織的一次大豐收期。

德國國家民主黨並不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純粹的新納粹政黨，而是一個具有某些納粹傳統特質的右翼保守政黨，企圖把曰爾曼民族中老實卻又狹窄的民族性和新法西斯激進主義融於一爐。從該黨一九六七年所通過的黨綱可看出其刻意迎合形形色色的右傾選民，其主要訴求有：終止外來文化和移民、替納粹辯白、反對歷史再教育和賠償，德國統一、強調法律與秩序、種族歧視和強烈反共的外交政策，視國家民族為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丹。其他政黨則被描繪為抽稅黨、敗家子和叛徒。不過德國國家民主黨雖有意發展成一個全民性的群眾政黨，但其法西斯本質和缺少中產階級代表使其發展有其極限。此外，黨內鬥爭、大黨及媒體的排擠、國會外反對運動（APO）的式微和「大聯合內閣」的結束等種種因素使其在七〇年代以後再

⑥ Ibid., p. 119.

⑦ Kleemann, Christoph, *Zwei Staaten, eine Na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8), p. 212.

度趨於沒落。一九七一年的大選，其得票率只剩百分之〇·六，以後的各種選舉亦少有超過百分之一的。<sup>⑧</sup>整個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它的支持者持續下降，其成員也越來越具暴力傾向，與反法西斯份子發生街頭暴力而造成死傷的事件時有所聞。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六日造成十三人死亡，二百一十九人受傷的慕尼黑啤酒節爆炸事件即是新納粹份子所為。不過，儘管如此，德國國家民主黨直到今天仍存在著，而且在八〇年代中期以前一直都是西德最大的極右新納粹政黨。極右新納粹主義並沒有一蹶不振。雖然一九八五年德國國家民主黨黨員大約只剩六千名左右，但根據西德官方統計，從一九八三年起極右新納粹份子人數即呈穩定成長，一九八六年其總人數約有二萬三千五百人，其中因公開讚揚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且具暴力傾向而被歸類為新納粹的有一千四百人左右。<sup>⑨</sup>

極右新納粹主義在德國之所以死灰復燃，除了德國是納粹主義的發源地和新舊納粹可以自由傳承外，戰後德國的政經演變也是重要因素。如一九五〇年初的高失業率、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的政治失衡、戰後東部領土的喪失及國家分裂，還有五六〇年代以來即持續增加的外籍客工等，都是極右新納粹抬頭的誘因。一九八九年東歐巨變和德國統一所衍生的許多問題，使極右新納粹主義在潛沈了二十年後又再度躍上檻面，而且來勢洶洶。除了激進的「光頭族」氣焰囂張、到處鬧事外，一些主要的極右新納粹組織的力量亦迅速擴張。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黨」（Republikaner）和「德意志人民聯盟」（Deutsche Volksunion）。前者在一九八九年一月的西柏林市議會選舉中取得百分之七·五選票，同年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得票率亦達百分之七·一，令人刮目相看。德意志人民聯盟在一九九一年的布萊梅市議會選舉中亦初試啼聲，獲得百分之六·二的選票。然而更令德國各界震驚的是，一九九二年四月在巴沃邦和石荷邦的地方選舉中，共和黨和德意志人民聯盟分別獲得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六·三的選票，成為邦議會中的第二大黨。同年五月共和黨在柏林市議會選舉中再度取得百分之八的選票。<sup>⑩</sup>德國報紙以「地震」來形容政壇所受到的衝擊。這種變化不僅令主流政黨尷尬，更令歐洲各國對德國統一後極右新納粹的勃興憂心不已。

## 二一、德國統一後的極右新納粹運動

正如前述，二次大戰後西德的極右新納粹主義一直不絕如縷。在德國統一前幾年，新一波的極右新納粹運動事實上已開

⑧ Rudzio, *op. cit.*, p. 119.

⑨ C Maolain, Ciarán, "The Radical Right: a World Directory" (Essex: ABC-CLIO, 1987), p. 120.

⑩ "Both a protest vote and a warning", *The German Tribune*, No. 1512, p. 3.

始蠢蠢欲動。從一九八七年三月起，新納粹光頭族的暴力仇外事件即層出不窮，迭有傷亡的報導，造成境內外國人人自危。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德國統一後，極右新納粹主義更加蔓延，尤其德東地區的新納粹份子更是快速增加，仇外事件也由街頭零星的攻擊升級到有組織的群體暴動，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從極右新納粹的組織、人數、主張及受支持程度來看，現今德國政府所面對的恐怕已不只是極右勢力的一時騷動，而是一股足以危害到德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反民主力量。

## (一) 極右新納粹組織

目前德國極右新納粹勢力有多大，仍很難有一個準確的答案，但根據德國內政部的統計，現今德國各地的極右新納粹組織至少有七十六個，人數超過四萬人，其中最激進的新納粹光頭族就有五千人以上。<sup>⑪</sup>但除了這些有案可稽的組織外，其它類似組織尚有多少則不得而知，單以德國各大學中最近所紛紛成立的右傾學生社團就相當可觀。<sup>⑫</sup>專司調查工作的德國聯邦護憲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指出，這是戰後德國歷史上極右派份子首次超過極左派分子（目前約二萬六千五百人）。<sup>⑬</sup>有人擔心，也許會發生一次像一九六八年左派學生運動一樣的右派學生運動。

現在德國極右派組織中，成員最多的是由一個現年五十九歲名叫弗瑞（Gehard Frey）的出版商在一九八七年三月所成立的「德意志人民聯盟」。弗瑞靠土地投機致富，現在主持一份名為「民族報」（National – Neitung）的極右派週報和一家專門出版宣傳納粹英勇事蹟書籍的出版社。他善於利用自己所發行的報紙和各種外圍組織向外募款，例如「德國民族文化保護聯盟」、「奧得——奈塞行動」和「限制外國人促進會」等。他為舊納粹歷史翻案不遺餘力，經常邀請聲名狼藉的英國修正歷史學者歐文（David Irving）到德國旅行演講。根據聯邦護憲局估計，德意志人民聯盟的黨員接近二萬四仟人，其中大部份是最近一年才加入的。一九九一年布來梅市和石荷邦的選舉獲勝，使德意志人民聯盟一舉成名，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不過在極右新納粹團體中，德意志人民聯盟基本上是組織較為鬆散的一個，即使在其力量較集中的北德地區，它仍被視為一個「幻影政黨」（Phantom – Partei），沒有運作的黨機構，也沒有選戰組織或公開推薦其提名的候選人。該黨聲稱擁有一千黨員的石荷邦地方黨部也只是一個郵政信箱。因此在石荷邦選舉過後，有人形容它是從地窖裡冒出來的。黨主席弗瑞則得意地用「突破」（Durdrbruch）來宣揚其成就。一般認為該黨的迅速竄起，除了選民對主流政黨的抗議外，主要在於該黨

<sup>⑪</sup> 香港文匯報，八十一年八月廿八日，第四版。

<sup>⑫</sup> "Null in der Masse", *Der Spiegel* 42 / 1992 p. 79.

<sup>⑬</sup> "Extreme right terror threat underestimated", *The German Tribune*, No. 1591, p. 3.

### 運用美國式大量「直接投遞」（Direct mailing）宣傳策略的成功。<sup>⑭</sup>

在人數上僅次於德意志人民聯盟的共和黨，據估計其黨員大約在一萬人左右。不過成立於一九八三年的共和黨是德國由納粹禁衛軍（SS）軍官，後來成為巴伐利亞邦的著名電視記者。一九八一年他因出版一本名為「當時我在場」（*Ich war Dabei*）的自傳性著作，揭露自己的過去，並企圖為自己辯護，但遭電視台解僱。其後荀胡伯郎轉往政治方面發展，與兩個基社黨員（CSU）共同創立「共和黨」，並自任黨主席。一九八九年以後的幾次選舉中使荀胡伯的知名度大增，共和黨也幾乎成為極右新納粹的代名詞。一九九四年的德國大選將是考驗共和黨真正實力的大關鍵，荀胡伯誓言在一九九四年要把共和黨的代表送入聯邦議會。為此，共和黨採取比德意志人民聯盟更穩紮穩打的方式推展黨務。就內部而言，一方面使黨的領導階層年輕化和專業化；另方面則積極建立地方黨部和發展，諸如「共和青年」（Republikaners Jugend）和類似黨校的「魯斯托弗基金會」（Ruhstorf Stiftung）之類的外圍組織。對外，則一方面努力改善形象，企圖把共和黨造成一個代表「秩序與法律」的政黨，甚至偶而也談一談民主；再者，又全力吸收黨員。失意的德東青年、其它新納粹組織份子、尋找新權威的前東德軍官和共產黨員，以及其他主流政黨中的右傾政治人物，不只是中間偏右的基民黨（CDU）和一向即與極右派走得最近的基社黨，甚至連政治立場左傾的社民黨（SPD）中的一些政治人物也被吸收，像曾在布蘭德（Willy Brandt）和史密特（Helmut Schmidt）兩任政府內擔任要職的穆勒（Werner Mülle）和沃爾茲堡（Würzburg）市長柴特勒（Hans Neitlen）即是明顯的例證。前者並且被任命為共和黨五個副主席中的一個。<sup>⑮</sup>可見荀胡伯的企圖心相當強。

在極右新納粹陣營中，除了弗瑞和荀胡伯所率領的兩大勢力外，其它組織和政黨在人數上都相當有限，像傳統的老極右派德國國家民主黨人數只剩二千八百人左右。但這並不表示這些組織不具影響力，相反地，在許多德國統一前後才成立的，主要以年輕人為骨幹的極右新納粹組織中，有幾個以直接標榜納粹主義和採取激進策略而震撼德國政局，甚至引起國際的關注。這些毫無掩飾的新納粹份子，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不會超過一千人，但最近根據聯邦護憲局估計，其人數已接近六千人，其中有四千二百人是深具暴力傾向的「光頭族」，這些人公開奉行「希特勒主義」（Hitlerismus），是德國統一後社會動蕩不安的最直接因素。<sup>⑯</sup>尤其是東德共黨政權崩潰後的德東地區，可說是這些教條新納粹份子的大本營。四千二百名光頭族

<sup>⑭</sup> "Aus dem Keller", *Der Spiegel* 16 / 1992, p. 68.

<sup>⑮</sup> "Des ist a echter, *Der Spiegel* 24 / 1992, p. 31.

<sup>⑯</sup> "Teilhaber der politischen Macht", *Der Spiegel* 41 / 1992, p. 22.

中，德東地區就佔二三十人。<sup>⑯</sup>近一年多來德東地區嚴重的排外暴力事件都與這些人脫離不了關係。

目前這些被聯邦護憲局認為深具危險性的極右新納粹組織至少有下列幾個：

1. 「德意志抉擇」（Deutsche Alternative）..由西德前陸軍軍官庫恩（Michael Kühnen）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創立。目前人數約在千人左右，為第一個公開宣揚納粹主張的政治團體。古倫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即開始鼓吹正統的納粹主義，一九七九年曾因傳播納粹思想被判刑二年，一九八一年獲釋後會創立「民族社會主義者和民族行動主義者行動陣線」（ANS-NA），以新納粹領袖自居。他在一九九一年四月死於愛滋病之前，一直是德國教條新納粹主義的靈魂人物。現在德意志抉擇由其二十七歲的繼任者胡伯納（Frank Hübner）所領導，主要根據地是柯布斯（Cottbus）。胡伯納計劃在一九九四年之前入地方議會，並成為最強的極右新納粹勢力。<sup>⑰</sup>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德意志抉擇的領導人完全來自德東地區，有的德西成員因不滿而脫離該組織。<sup>⑱</sup>

2. 「民族連線」（Nationale Liste）..由從德意志抉擇脫離的沃赫（Christian Worch）所領導，主要根據地在漢堡。沃赫現年三十六歲，擅長組織和策略，致力於促進各獨立極右派之間的合作。一九九二年八月在他的動員下，有一千人參加在魯道城（Rudolstadt）為紀念一九八七年在柏林監獄自縊的希特勒代理人黑斯（Rudolf Heß）而舉行的示威遊行，可見其力量不可小覷。在該組織中與沃赫旗鼓相當的另一位領袖級人物是一十六歲的阿特漢斯（Bela Eward Althans），他從小接受老納粹黨人灌輸納粹思想和有關宣傳技巧的訓練，外表溫和有教養，被認為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貝爾（Joseph Goebbels）的最佳繼承人和新納粹思想的意識形態專家。他不只遊走各國，結合各國的極右派團體和新舊納粹分子，而且組織所謂的「德意志青年教育機構」（Deutsche JugendAildungswerk）。該機構據聯邦護憲局估計大約有二萬九千名會員，被認為是德國國內最危險的青年團體。<sup>⑲</sup>

3. 「自由德意志工人黨」（Freiheitli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成立於一九八四年，現在由六十二歲的布協（Friedhelm Busse）領導，主要根據地在慕尼黑，正積極往德東發展。布協本身有收藏及私藏軍火的前科。在最近一連串的排外事件中，該黨的成員有許多人涉及縱火、攻擊及傷害等罪，可說是一個極具暴力傾向的新納粹組織。目前自由德意志工人黨

⑯ "Stasi Shadow hinders efforts to hit eastern neo-Nazis", *The German Tribune*, No. 1483, p. 14.

⑰ "Des is a echter", *op. cit.*

⑱ "How a communist state spawned a breed of neo-Nazis", *The German Tribune*, No. 1510, p. 13.

⑲ "Dürstende Jugend", *Der Spiegel* 18 / 1992, p. 110.

自稱有一千四百名黨員，但根據聯邦護憲局估計，實際數目大約只有兩百多人。<sup>②1</sup>該黨認為是最接近希特勒納粹黨的新納粹團體。

4. 「民族攻勢」( Nationaler Offensive )：由從自由德意志工人黨脫離出來的史威茨克 ( Michael Swierczek ) 所領導。該組織不僅在德東地區招兵買馬，還跨界進入波蘭原德國領土的上西利西亞發展，深具泛日爾曼主義思想。

一九六四年西德的極右新納粹會進行大整合，而成立德國國家民主黨，目前德國的極右新納粹勢力則仍無整合的跡象。各組織獨立發展，間或亦有互相攻訐和挖角的事情發生。就像荀胡伯和弗瑞這些強勢極右新納粹為進軍一九九四年的聯邦議會而不願和有暴力傾向的其它的新納粹團體走得太近，同時，荀胡伯和弗瑞之間亦常常互相攻擊。荀胡伯攻擊弗瑞是沙龍右派和利用納粹主義賺錢的商人，並與之劃清界線，弗瑞也由信德意志人民聯盟在一九九四年可獲得比現在多三倍的票數，而不屑與共和黨聯合。雖然有些右傾知識份子願意充當中介者進行整合，但並不成功。目前，德國約有一十六個極右新納粹組織，其中有民族陣線 ( NF )、德意志抉擇、自由德意志工人黨等團體已於一九九一年十一、十二月間遭政府取締。

## (二) 極右新納粹主義之主張

一九八八年西德學者史托斯 ( Richard Stöss ) 曾列出西德右翼極端主義的三個主要特徵：

其一、右派極端主義由於反民主的思想、過激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霸權心態而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採取敵對的態度；強調外來威脅，階級劃一，把鎮壓反對派的行動正常化。

其二、有反議會主義和多黨政治制度的傾向；禁止或解散其他政黨、工會和壓力團體。樹立統一社會各部門的單一政黨。以軍隊和資本（包含教會）作為國家支配的重要基礎。

其三、認為建立一個把人民、國家、領袖和民族統一在「帝國」之內的人民共同體，才是人民權力的真正實現。

以這三種特徵來檢視統一後的德國極右新納粹主義，雖仍有其適用性，但畢竟太意識形態化。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激進右派索隱」( The Radical Right: a World Directory ) 一書所載西德極右新納粹組織的主張可說形形色色，至少二十五種以上，頗值得參考，不過也並不能完全涵蓋現今極右新納粹主義的訴求。<sup>②2</sup>事實上，目前德國的極右新納粹組織大部份是

<sup>②1</sup> "Teilhaber der politischen Macht", op. cit.

<sup>②2</sup> 柴山健太郎，「統一ニヤシを搖るガチ極右過激主義の新しい波」，經濟評論，May 1992，第三十九頁。

<sup>②3</sup> 這十五項主張是：反閃族、反共、反平等主義、反工會、反自由主義、反混血、反美、反黑人、反客工、反歐洲共同體、反外來移民、反地方主義、愛國主義、強調法律與秩序、制止德意志民族的衰落、收回東部領土、釋放納粹戰犯、為種族大屠殺歷史翻案、新法西斯主義、建立第四帝國、獨裁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德國統一、泛日爾曼主義、環保主義。

以解決實際問題為號召，以各種煽動性的口號來吸引選民，或透過激烈的行動來表達其訴求。這些主張主要有下列幾方面：

第一、排斥外國人，包括仇視難民、限制客工權利（Gastarbeiter），反猶太及其他民族。到目前為止，排外是這一波極右新納粹浪潮的主題，尤其是對來自第三世界和戰亂地區的難民，施以無情的攻擊為其主要特色。受波及的包括其他合法進入德國的客工（尤其是土耳其人）和傳統上即受憎恨的猶太人，甚至一些與德國人結婚的外國人或留學生亦屢受驚恐。所有極右新納粹組織幾乎都藉此為主要訴求，從比較溫和的要求廢除基本法第十六條和限制外籍工人的權利，到街頭搔擾和公然的暴力攻擊都有。「外國人滾出去！」、「德國人的德國！」、「德國的錢用在德國人身上！」等口號和塗鴉充斥各地。

第二，維護一個純淨的德意志社會。因為難民的騷亂和不守秩序成為被憎惡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對於東歐來的吉普賽人。同時，反對社會上與其不同世界觀的族群或弱勢團體，例如左派、龐克族和身心殘障者等。此外，種種墮落現象，像色情和同性戀都是被打擊的對象。如共和黨即強調自己是一個「法律與秩序」的黨，荀胡伯提醒德國青年不要到舞廳和酒吧，而要鍛練強壯的體魄，以備未來之需，正和希特勒在其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對當時青年的要求一樣。較激烈的光頭族則以行動攻擊龐克族和左派人士喜歡聚集的咖啡店。

第三，民族優越感和泛日爾曼主義的復活。德國統一後，德國人久被壓抑的民族優越感又開始抬頭。「德國第一」成為新納粹青年自我肯定的方式之一。民族利益重於一切，排斥外來文化，甚至會誘使希特勒向外侵略的泛日爾曼主義亦有死灰復燃之勢。例如，「民族攻勢」組織要求索回原屬德國的波蘭領土，和越界進入別國發展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共和黨和德意志人民聯盟反對歐洲統合及反對以歐洲貨幣取代馬克，亦導因於強烈的民族主義。

第四，自稱代表工人階級，與貧窮的德東人站在一起，對抗富有的德西人。與此同時，並認為德國在某些方面已經出現差錯，他們準備以任何手段加以矯正。誓言再造一個每個人都有工作的強大的新德國。共和黨更提出所謂的「社會愛國主義」（Sozialpatriotismus），企圖把左傾與右傾的所有選民一網打盡，跟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有異曲同工之妙。

上述這些極右新納粹主張雖都著眼於實際問題，而似乎缺少強有力的中心思想和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但這並不表示這些理論不存在。德國聯邦護憲局激進主義專家烏爾勞（Ernst Urlau）最近接受明鏡週刊（Der Spiegel）訪問時認為，新納粹早已不再是一群頭腦簡單的人的集合。他們在大學社團中以右派思想吸收新成員的工作得到相當大的成果，並經由一些像羅伊赫特（Fred Leuchter）和英國的歐文之類不甘寂寞的歷史學者的研究，以偽科學的論證，企圖為納粹的屠殺猶太人翻案。烏爾勞進一步指出這種把極右新納粹立場知識化的企圖相當危險，因其影響非常深遠。<sup>24</sup>

<sup>24</sup> "Anfang der Todesspur", *Der Spiegel* 38 / 1992, p. 30.

在極右新納粹組織中，共和黨的史利爾（Rolf Schlierer，二十七歲，律師）和「民族連線」的阿特漢斯都在致力於新納粹意識形態的建立。前者善於以各種較溫和的名詞來包裝新納粹思想，後者則認為，揭穿德國必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屠殺猶太人負責的「謊言」，是德國極右新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sup>25</sup>此外，有許多新納粹小團體，也紛紛從法國及義大利這兩個極右派一向盛行的國家，吸收思想上的養分。例如基因工程學、霸權理論和新法西斯的經濟理論等。一些右傾理論家如法國的班瓦斯（Alain de Benoist）亦變成炙手可熱的人物。

新納粹主義和舊納粹主義的主張，隨著時代的轉變，自然是有差異的。例如新納粹主義固然也有反共、反猶太和具有泛日爾曼民族主義的思想，但都不像舊納粹那樣強烈。同時，目前在極右新納粹陣營中亦缺少一位像希特勒一樣具有群衆魅力的政治人物。而這種人物是壯大納粹法西斯所不可或缺的要件。但必須注意的是新、舊納粹主義在本質上是沒什麼差別的，即兩者都摒棄理性主義和根據法國大革命所發展出來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法治、人權等諸原則，並且對國際合作與和平運動嗤之以鼻。這正反映未來德國民主政治的潛在危機。

### （三）極右新納粹受支持的程度

一九九一年九月的覆耶斯韋達事件和一九九二年八月長達五天的全國性仇外暴動中，即顯示一種頗令人擔憂的現象，即大批圍觀的居民對新納粹份子的暴力行為採取默許，乃至公開喝采的態度，尤其是以深受經濟破產之苦的德東地區居民為然。這說明了，有許多民衆除了在選票上表達對極右新納粹政黨的支持外，亦以實際行動參與新納粹份子的所作所為。根據明鏡週刊的調查指出，這種居民至少有百分之十，不能說不可怕。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中，願意對受害者施以援手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其它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五的德國人則採事不關己的態度。新納粹份子之所以肆無忌憚與民衆這種心態有莫大的關係。<sup>26</sup>

另外，根據一九九二年四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同情或理解極右新納粹。在被問到「你對於外國人問題所引起的極右派激進傾向是否同感？」時，百分之三十二的人表示肯定的答案，其中德西人的同感度（百分之三十七）比德東人（百分之十九）強。到六月時，這種同感的比率更高達百分之三十八。<sup>27</sup>在另一份調查中，當被問到「那個政黨最適於理性地解決外國人問題？」時，在一九九〇年全國大選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得票率的共和黨竟高達百分之七

<sup>25</sup> "Düstende Jugend", *op. cit.*

<sup>26</sup> Spiegel Umfrage, *Der Spiegel* 44 / 1992, p. 65.

<sup>27</sup> "Ernstes Neichen an der Wand", *op. cit.*

。當被問到「對於共和黨在巴沃邦和德意志人民聯盟在石荷邦的勝選，你以為如何？」時，答表示歡迎的有百分之三十一。「如果下星期日舉行全國大選，你會投票給那一黨？」有百分之五的人選共和黨，已越過百分之五的門檻。<sup>28</sup>這些數據顯示，在一九九四年的大選中，極右新納粹政黨可能一嘗進入國會的宿願。一九九一年自德國「圖片報」在一項「誰該成爲德國領導人？」的非正式調查中，苟胡伯得到百分之三十九的支持，輕易擊敗基民黨的科爾（Helmut Kohl），和社民黨的英格霍姆（Björn Engholm）。<sup>29</sup>此外，據德國ARD電視網在今年九月的一項調查指出，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贊同「外國人滾出去」的口號，更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認爲「德國人的德國」是公平的。甚至有六分之一的年輕人承認他們準備以暴力把外國人趕出德國。<sup>30</sup>

若以一九九一年四月間在地方選舉中支持共和黨和德意志人民聯盟的選民結構來分析，則可看出支持極右政黨的選民層面和極右新納粹主義未來的發展潛力。據統計，極右新納粹政黨的選民中，男性佔了三分之二，年齡層大多在二十五歲以下。就職業別來看，在石荷邦有百分之十一的工人投給德意志人民聯盟，在巴沃邦投給共和黨的工人更是多達百分之十九。原本應該偏左的工人竟有這麼高的比率支持極右派政黨，尤其是在積極參與工會的工人當中更高，誠屬不可思議。<sup>31</sup>這不只是對主流政黨，特別是社民黨的一項嚴重的打擊，更是德國政壇失衡轉向的警訊。其主要原因在於主流政黨間的惡鬥，尤其是在有關難民問題上的無能，使選民感到相當失望。

#### 四、德國統一後極右新納粹興起之因素

衆所周知，戰後西德政壇基本上是由基民黨、社民黨、基社黨和自民黨（F. D. P.）等所謂的三個半政黨所形成的輪流執政的格局，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才有綠黨（Grüne）加入角逐。至於極右派政黨則由於納粹的戰敗和種族屠殺罪行、盟軍的嚴格管制、西德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的把關及經濟繁榮與積極推動歐洲統合等因素，一直沒有像法國和義大利的極右派那樣興盛。但德國統一後，國內的極右新納粹主義忽然大行其道，除因上述因素不再具有絕對約束力外，最主要有下列幾項重要原因：

<sup>28</sup> Spiegel Umfrage, *Der Spiegel* 18 / 1992.

<sup>29</sup> 《星島日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二版。

<sup>30</sup> "Bald and lonely: portrait of a skinhead" *The German Tribune*, No. 1505, p. 11.

<sup>31</sup> "Both a protest vote and a warning" *op. cit.*

(一) 德國人民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民族優越感。德意志民族守紀律、重秩序、愛乾淨及保守穩重等特質，使別的民族在其眼中既不是顯得散漫與低下，難以忍受，就是具有破壞性而必須加以清除。德國風風光光地統一後，這種久被壓抑的優越感再度顯現出來。根據明鏡週刊一九九〇年十月的一項調查顯示，認為當德國人相當驕傲和非常驕傲的德國人有百分之六十六。<sup>32</sup>一九九二年第二、四期的明鏡週刊有關猶太人的問卷調查指出，雖然目前居住在德國的猶太人大約只有四萬人，但仍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對猶太人抱有偏見，直接表示反猶的亦高達百分之十三。<sup>33</sup>可見二次大戰後的德國民族性並無多大改變。其他最受德國人排斥的還有波蘭人、土耳其人和近來大量湧入德國的東歐吉普賽人。後者尤其讓德國人深惡痛絕。一九九一年十月辛吉在接受德國 ZDF 電視台訪問時，即指出德國人優越感太強，不知如何與其他民族和平相處。這一習性若不改，將來和其他民族的衝突仍將不斷發生。<sup>34</sup>

(二) 歷史悠久的「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從一八八〇年代俾斯麥 (Otto von Bismack) 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至今，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已有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雖然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已覆沒，但根據歷年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國家社會主義」思想仍殘留在德國人的思想中。一九七一年，在一項調查中，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認為「國家社會主義」雖難以實現，但其原理則不無可取之處。一九七七年「曼海姆選舉研究小組」(FGW)以同樣的問題進行調查，得到的結果是百分之二十六。<sup>35</sup>一九九二年初，當明鏡週刊以同樣的問題進行調查時，認為「國家社會主義」有其好的一面或有許多優點的人又高達百分之四十四，尤其以六十歲以上和只具一般教育水準者為然。同時在被問到「若無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可否算是德國偉大的政治家？」時，回答「是」的人高達百分之二十七，德東人中有百分之十九，德西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九<sup>36</sup>。由此可見，統一後的德國仍然是一片適於滋長納粹主義的沃土。荀子伯祭出「社會愛國主義」可說是看準這一點。

(三) 外國人問題之懸盪不決是激化極右新納粹主義的直接因素。從五、六〇年代起，西德由於經濟重建需要大量勞力。因此，陸續從土耳其及其他歐洲國家如南斯拉夫、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國引進大量勞工，即所謂的「客工」。隨著西德的經濟發展，其國內的客工亦不斷增加，至今其數量已高達四百多萬，其中尤其以土耳其人三百多萬最多。自從東歐劇變及德

<sup>32</sup> Spiegel Umfrage, *Der Spiegel* 46 / 1990.

<sup>33</sup> "Jeder Achte Deutsche ein Antisemitismus", *Der Spiegel* 4 / 1992, p. 44.

<sup>34</sup> 中國時報，八十一牟十月十八日，第九版。

<sup>35</sup> 柴山健太郎，同註註，第四十一頁。

<sup>36</sup> "Mehr verdiängt als bewältigt", *Der Spiegel* 3 / 1992.

國統一以來，以各種理由，尤其是利用基本法第十六條「德國有責任對全世界受迫害的人提供政治庇護」為由，進入或逗留在德國的外國人急速增加。據統計，目前德國國內的外國人總數已有五百萬之多，其中在德西地區的有四百八十幾萬，在德東的有十幾萬。<sup>③7</sup>資料顯示一九九〇年有將近二十萬人到德國申請「政治庇護」（一九八九年只有十二萬），佔歐洲共同體國家這類難民總數的一半以上，一九九一年申請者增加到接近二十六萬人，一九九二年估計將超過五十萬人。目前德國各地難民收容所可說是人滿為患。這些難民中以逃避戰亂的南斯拉夫人最多，其次是貧窮的羅馬尼亞、吉普賽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及其他東歐國家的經濟性難民。<sup>③8</sup>由於政治庇護認定手續費時甚久。從申請到判定期間，申請者除可獲免費食宿外，尚可獲得一筆不算少的零用金。據統計，德國政府每年為此花費數十億馬克。<sup>③9</sup>本已為繳統一稅而感到不勝負荷的德國人民，當然不願再負擔太多供養難民的經費。因此，一方面許多在統一後深受失業、房荒及經濟困難之苦的德國人（尤其是德東人）對難民心生不滿；另一方面，難民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習慣難以被德國人所接受。例如，喜愛喧鬧和不愛乾淨的東歐吉普賽人每到一處都被德國人視如瘟疫。在這種情況下，激進分子遂以攻擊難民來發洩情緒和突顯問題，極右新納粹組織亦得以藉機擴張勢力。事實證明，前東德共黨所實行的指令式國際主義只是暫時把德東人的仇外傾向掩蓋起來，一旦壓制的力量解除，反彈得更加厲害。昔日以共產國際分工為由，從越南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引進來德的數萬名工人（主要是越南人），在這一波新納粹運動中成為飽受攻擊的一群。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經濟學者估計，由於出生率的降低，德國在西元兩千年前仍需一百萬外勞才能維持其經濟的持續發展。<sup>④0</sup>果真如此，外國人問題勢將繼續成為極右派壯大的資源。

四統一後產生的經濟困難與大量失業。無疑的，這才是新納粹興起的主因。一九一〇年代到三〇年代，納粹在德國興起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在於當時德國因巨大的戰爭賠償，而導致經濟破產和大量失業。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德國統一後，據統計，德東地區因德國政府為提高德東企業生產力，而進行的大規模私有化措施所引起的失業人口，至一九九二年九月，已突破三百萬人，超過德東地區就業人口（八百萬）的三分之二。若再加上半失業狀態的部份時工，則數目更可觀。<sup>④1</sup>這麼龐大的失業人口，其問題之嚴重性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以民族主義滿足其尊嚴和以充分就業為口號的極右新納粹主義，當然強烈地吸引這群渴望脫離困境的青年。此外，為重建德東地區經濟，德國政府每年得花掉超過一千億馬克的預算，造成政

<sup>③7</sup> "Beneath that shaved, neo-Nazi scalp lies a little, lost soul", *The German Tribune*, No. 1525, p. 14.

<sup>③8</sup> "Stimming hochkochen", *Der Spiegel* 37/1992, p. 33.

<sup>③9</sup> 中央日報，八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第七版。

<sup>④0</sup>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4, Nov., 1991, p. 19.

<sup>④1</sup> 星島日報，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第八版。

府負債累累，也導致通貨膨脹率由統一前的百分之二·五上升到百分之四·八。經濟發展速度亦明顯放緩。<sup>④2</sup>由於基民黨和社民黨都未能拿出有力的措施來解決問題，失望的選民乃忿而把票投給極右新納粹政黨。

(五)德國青年對統一後轉型期的調適不良。這種情形以德東地區較嚴重，光頭族就是其中較為極端的例子。德國專門研究右翼極端主義與暴力的專家賽德皮倫（Eberhard Seidel-Pielen）指出，德東的新納粹份子通常不是出於知識運作的結果，而純然是由於精神苦悶而投入的。<sup>④3</sup>德國統一後，不僅東德這個國家消失，原有的青年組織亦隨之潰散。解放後的年輕人，一方面失去認同的對象，另一方面由於德東大部份城市社區缺少供青少年活動的場所，因此，造成大批青少年適應不良。在隔絕、孤單、無能建立人際關係和缺乏傳統薰陶的環境中，取代個人成就感的是一些像「國家」、「人民」、「民族」和「德國人的德國」之類的抽象名詞的追求，「我是德國人」便成為個人認同中重要的一部份。而在街頭為這些自己找到的新認同奮鬥，似乎比在學校或工作中努力更容易得到滿足。漢堡的社會學者昆斯特萊希（Tim Kunstreich）在研究統一後德東層出不窮的極右新納粹暴力後，提出「失效」（invalidation）這個字作為解釋這種現象的關鍵概念。他認為這是由於童年——東德這個國家的過去和現在對這些青年來說已經「失效」所產生的結果，變為空白的過去需要新事物來填補。<sup>④4</sup>這種理論或許有待商榷，但至少可作為理解許多年輕新納粹份子的參考。

(六)歐洲極右勢力的普遍抬頭。顯然的，在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主義世界崩潰後，左的勢力在整個歐洲皆遭到重大的打擊。不管在東歐或西歐，極右的民族主義在經過四十幾年的壓抑後都紛紛死灰復燃。在民主素養未深的東歐，它造成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的解體和戰亂；在西歐則是右派激進主義組織的壯大。例如，一九九〇年十月奧地利全國大選，標榜義大利大選中，極右的地方主義政黨「北方倫巴底聯盟」（Northern Lombardy League），從上次選舉的不到百分之一的得票率躍升到百分之九·三。以新法西斯主義為號召，並推出獨裁者墨索里尼之孫女出來競選的「義大利社會行動黨」亦獲得百分之五·六。<sup>④5</sup>另外，同樣一九九二年四月的法國省級議會和縣級議會的地方選舉中，極右派的「國民陣線」從上次選舉的百分之九·五六上升到十三·九，引起各方的注意。<sup>④6</sup>其他西歐國家如丹麥、比利時、挪威各國的極右派勢力在近年來

<sup>④2</sup> 《人民日报》，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一日，第六版。

<sup>④3</sup> "How a communist state spawned a breed of neo-Nazi", *op. cit.*

<sup>④4</sup> "Extreme right terror threat underestimated" *op. cit.*

<sup>④5</sup> *Washington Post*, 8 Oct. 1990, p. A29.

<sup>④6</sup> *Washington Post*, 17 April 1992, p. A14.

<sup>④7</sup> 《獨立報》，八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第十四版。

的各項全國或地方性選舉中亦都大有斬獲，可見西歐各國的排外意識已漸成氣氛。位處中歐的德國，面對東、西歐高漲的民族主義，必然深受衝擊。進此以觀，一九九一年四月共和黨和德意志人民聯盟的勝選也就不足為奇了。

## 五、極右新納粹對德國未來可能的衝擊

雖然一般認為德國已有數十年的穩定民主政治經驗，其經濟雖因統一造成不小的打擊，但仍是全歐最有活力的，因此，德國發生像二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的納粹獨裁的實際危險性並不高。但這種看法或許過於樂觀。因為正如目前在英國講學的德國社會學家達倫朵夫（Ralf Darendorf）所指出的，德國的第一個民主改體和英國不一樣，雖然撐過了某些政治風暴，但還沒經歷過真正的經濟危機。<sup>④8</sup>可以說德東地區的經濟危機一天不解除，德國政治便一天難保安定。另外，從一些民意調查中亦可發現，德國人民對於新納粹主義相當擔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在明鏡週刊的一項調查中，認為右派激進主義有「很大」或「非常大」的危險性的人有百分之四十七。<sup>④9</sup>一九九一年一月間明鏡週刊再次調查發現，認為極右新納粹組織已危害到德國的民主的人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sup>⑤0</sup>一九九一年八月羅斯托克暴動後，頗具影響力的全國性報紙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在社論中亦提出警告，認為這是德國民主危機的訊號。<sup>⑤1</sup>

極右新納粹主義興起對德國所可能造成的影响，還可從下列四方面來觀察：

〔一〕可能打亂德國國內政治生態，造成類似威瑪共和一樣不穩定的政局。德國統一後的總理科爾非但沒有成為英雄，其聲望反因無力解決因統一衍生的諸多問題，而直線下降。德東地區經濟的崩潰、增收統一稅和難民問題等，使統一後風光一時的科爾成為無能的象徵。民眾對聯盟黨（CDU / CSU）的支持隨之降低。與自民黨合組的聯合內閣亦搖搖欲墜。同樣的，反對黨社民黨亦因提不出有力的對策而讓選民感到失望。一九九一年四月兩個邦的地方選舉中，許多原本支持基民黨或社民黨的選民乃轉而支持極右新納粹的共和黨和德意志人民聯盟，迫使聯盟黨為了抓住選民而在立場上更趨保守，甚至附和極右派政黨的主張；社民黨也不得不開始考慮跟聯盟黨妥協。<sup>⑤2</sup>許多跡象顯示，基民黨右翼的一些政治人物已開始向共和黨靠

<sup>④8</sup>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第六版。

<sup>④9</sup> Spiegel Umfrage, *Der Spiegel* 48 / 1991.

<sup>⑤0</sup> "Feder Achte Deutsche ein Antisemitismus", *Der Spiegel* 4 / 1992, p. 41.

<sup>⑤1</sup> *Washington Post*, 5. Sept. 1992, p. A25.

<sup>⑤2</sup> "Both a protest vote and a warning", *op. cit.*

攏。戰後重建社民黨的史馬赫（Rurt Schumacher），在一九四五年的一篇演講中指出，極右政黨並不特別危險。可怕的是基民黨中的右翼，實相當中肯。<sup>53</sup>一向右傾的基社黨與極右新納粹政黨掛勾則早已是公開的事實。脫離中間偏左之社民黨而加入共和黨者亦時有所聞。如果這種情勢繼續下去，基民黨和基社黨中偏右黨員和選民固然會轉向共和黨，或德意志人民聯盟，社民黨中偏左的黨員和選民也會轉向立場鮮明的綠黨。如此一來，被削弱的基民黨和社民黨都再有主導政局的能力，那麼德國小黨林立的局面便會出現，威瑪共和的夢魘也有可能再度成爲事實。

(二)極右新納粹除了影響政治安定外，其濫施暴力所營造出來的仇外氣氛，必然會使德國作爲一個擁有理想投資環境的國家形象受損，尤其是德東地區，可能使國外的投資者望之怯步。這對於急需資金的德東無疑是雪上加霜，其經濟的復甦亦可能因而在更加遲緩，變成一種惡性循環，長期下去，將使德西不堪負荷。雖然科爾說，德國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個對外國人友善的國家，但任何熟悉納粹歷史的人恐怕都會持保留的態度。

(三)德國統一後極右新納粹份子的囂張行爲，對德國原來尚稱安定的社會，可能造成深遠的危害。本已形同止息的左翼極端份子，可能會因極右派的壯大而再度集結，形成一種兩極對抗的僵局，最後導致無止盡的血腥互鬥。一九九一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間發生排外暴動後，許多左派組織隨後發起反納粹示威，雙方即有互相毆打的情況發生。一九九二年九月德國反恐怖組織曾破獲一處新納粹的「武器庫」，並同時搜到一份新納粹所列的「死」名單，其中包括近二百位政治人物、法官、檢查官和警官。反恐怖組織官員指出，這是第一次發現「赤軍連」(RAF)式的右翼恐怖組織。<sup>54</sup>另外，如果校園中暴發大規模的右派學生運動，左派學生是否會緘默亦大有問題，屆時德國社會免不了要再經歷一場風暴。

(四)德國極右新納粹的崛起，必然導致歐洲的不安。歐美各國對於德國的政治氣候一向相當敏感，尤其是與德國爲鄰的國家。歷史教訓，使德國境內的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特別引人關切。當共和黨和德意志人民聯盟在地方選舉中脫穎而出後，歐美各國領袖與輿論界都感到憂心。事實上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因爲如果極右新納粹政黨壯大到足以主控德國政局，那麼光是德波邊界問題就足以導致中歐的動亂。多年來歐洲統合的努力也可能毀於一旦。沒有歐洲共同體的歐洲，便會退回早期那種追求均勢的競賽局面，其危險性比美蘇兩強對抗更高。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即是明證。對於後冷戰時代的歐洲安全而言，德國所扮演的角色實至關重要。而極右新納粹是一個必然會造成負面影響的變數。

<sup>53</sup> Grotz, Peter, *Die deutsche Rechte* (Stuttgart: Deutsch Verlags-Anstalt, 1989), p. 24.

<sup>54</sup> 香港文匯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第六版。